

铁笔游击队

续集

罗 滨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44.85
L B 339
2



福建省图书馆藏
藏書
圖書館

44.85
L B
2

339304



C0241781

铁笔队

下 期 表

(续集)

号

期

罗 滨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八月

7/155/02

铁笔游击队

续集

罗 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125印张 167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300

书号: 10173·393 定价: 0.60元

第 八 章

留念，留念

锦鸡圩解放以后，“铁笔游击队”和一些领导机关以及干部学校、后方医院等，暂时住在圩场附近靠金鸡岭东麓的村子里。

这一段时间里，通过新华社电波传来的大事件也真多得令人应接不暇：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啦，解放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啦，蒋介石宣告“引退”啦，和平解放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北平啦，毛主席电复李宗仁表明关于签订和平协定的态度啦……这样一来，报社印的东西也特别多，上上下下，干部战士，都忙得不可开交。小呼啦和小叮当送报纸，发传单，也几乎是一天忙到晚，阿九叔叔说他俩是“脚跟打脊梁”。好在有许多分发单位是在锦鸡圩上和附近村庄，不用象过去那样一跑就几天了，因此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边送文件、传单，边逛一逛这个小小的解放区呢。

小叮当在城里出生，在她看来，锦鸡圩上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新鲜的。小呼啦却不同了，他是一个石边生、山里长的孩子，是个小“山巴佬”，有许多新鲜事他还没见过。最使他惊奇的，第一个是汽车。为什么一只象王伯姆家里的大柜头一样的东西，接上四个圆鼓鼓的东西，就会跑得比鸟飞还快呢？第二个是照相机。为什么一个人跑到那个乌布蒙着黑盒子边一站，就会把人影吸进去呢？这样一“吸”，会不会把人“吸”瘦呢？

那天他俩送完文件回来，第一次在车站里见了汽车。小呼啦向小叮当问了一大堆问题，周围的小孩子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小叮当觉得太难为情了，便为小呼啦打起圆场来：“哎呀，哥哥，这里又不是在家里，你开这些玩笑给谁听啊？”她硬是把他拽走了。

对于照相机的事，小呼啦最先是觉得稀奇，后来还真经历了一次惊险呢。

锦鸡圩解放之后，许多同志都想照个相以便“留念，留念”。有的人便偷偷地跑到照相店去，或请照相师到野外去照起相来。

那天上午，小呼啦同小叮当到梅州公学送信，在河堤竹林边碰到一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他身穿白色中山服，脚穿黄皮鞋，肩挎手影机，十分潇洒的样子。

“咦，小同志，这边风景很好，你们照个单人相作个纪念吧！”男青年说。

小叮当一听，用眼色征求小呼啦的意见。小呼啦一想：是啊，照个单人相日后作纪念，该多好啊。于是，他问：

“照一次要多少钱？”

“同志照相，七折优待。”白衣青年笑嘻嘻地说，“好，请你站在那边去，一下就好。”

小呼啦站到竹林边。白衣青年说：“你那驳壳枪挂到前边来。唔，好，这样多威武啊！好，现在别动。”

小呼啦刚听得“咔嚓”一下，白衣青年说：“好，三天后到照相店取相。”

“唔，现在轮到小妹妹啦。”白衣青年说。

小叮当站了上去，整整衣服，嫣然一笑，白衣青年一按快门，说：“小妹妹这张照得比什么人都好。四天后到相店取相。”

白衣青年走前来瞅着小呼啦的枪，说道：“你这样一拷，多威武啊，我真羡慕。喂，我说，你能不能借给我拷一拷，你这么一按快门，给我照个相，干脆你们照的相就不用付钱啦？”

小叮当一听，又用眼色征求小呼啦的意见。小呼啦微微摇一下头。小呼啦心里想：枪，哪能借的呢？再说，我并不认识你，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呢？他想是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句：“你穿这样的白衣服，拷上驳壳枪，不正好同白狗子一样，还有什么威武呢？”

“喂，小同志怎么这样说话啊？好，你这回不肯借，下回再说吧！”白衣青年说着，背起相机走了。

第二天下午，小呼啦和小叮当送信回来，路过一片蔗林，这时，太阳正烈，两人坐在路边树下休息，从水壶中倒水喝。

这时，从山坡那边传来了两个人的谈话声：

“你看，这里风景多优美啊。正是照相的好地方。”

“好，就在这里照个相，寄回给我妈妈，她看了，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的。”

“好，给你先照个挎枪的。游击队多威武。唔，站正点，把枪往前边挪一挪。唔，好，别动。”

这时，传来“咔嚓”声。

“好，这张照得好。喂，再来一张不挎枪的怎么样？”

“不挎枪照相，有什么意思呀？”

“哎，生活相，就是不挎枪，不戴帽，那是另有一种意义啊！”

“好，再照一个。哪该付多少钱啊？”

“喂，自己人嘛，那么小气干什么？快照吧！”

“好，等我把枪放下，把帽子摘下。”

小呼啦在小叮当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两人便轻轻地朝蔗垄走去。这时，继续传来说话声。

“喂，你看我的照相机，多新鲜。给你玩一玩吧，你看，这镜子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呢。”

“是吗，给我玩玩。”

“给，噢，你这枪……”

“哎哟，真好玩，天空，彩云，树木，蔗林……还有人，清清楚楚哩！”

二人来到蔗垄一看，又是那天给他们二人照相的青年，不过，今天穿的不是白衣裤，而是黄色中山装了。那个正在玩照相机的是区里的通讯员。



小呼啦和小叮当低声说了一句，正想和通讯员打个招呼时，只见那个青年已拔出驳壳枪，扳动大机头。小呼啦大喝一声“住手！”可是，枪声已响，通讯员应声倒地了。

“抓特务哪！”小呼啦和小叮当同声喊着，拔枪追了上去。

敌人见只有两个人追他，匆忙打了两枪，就蹿上山坡，进入树林，拼命逃跑。

小呼啦和小叮当跑到通讯员身边，连忙给他检查伤势，发现他左胸部中弹，流血不止。过了一会儿，他一声咳嗽，吐出了一口血痰。

“同志，同志，你……”小叮当喊着。

“同志，你醒醒，刚才那个坏蛋你认识他吗？”小呼啦问道。

通讯员微微睁开眼睛，咳嗽着说道：“他是我的同村人，这回从……汕头回来……探家，带回照相机，说要给我……”

“来，我们送你去后方医院。”小呼啦背着通讯员走了一段路，觉得累了，正要放下休息，忽然碰到后方医院那个戴眼镜的医生拎着提包迎面走来。

“医生，”小叮当说，“有个伤员，伤势很重，快帮忙把他送到你们医院去吧！”

“啊，哪里又打了仗呀，我看看伤在哪里？”医生放下药箱，蹲到伤员身边。

“是吃了特务的子弹。”小呼啦回答说。

医生边检查伤势，边告诫伤员：“唔，我说嘛，听大人

的话准没错。不听大人的话，可要吃坏蛋的子弹喽！”

小叮当上次在鸡尾村后方医院时，早就领教过这个医生的罗嗦劲，他动不动就说“听大人的话，准没有错”，这回又听到他这样说，心里不免觉得好笑。

这时，医生又对小叮当说道：“你爸爸，不，李队长住院时，总是要我们医院的小鬼们提高警惕……可总是有些人不听大人的话……哎，我只顾说话，真该挨批。来，送伤员要紧，快快帮忙一下。”医生蹲下去，小呼啦，小叮当帮忙把伤员扶到他背上。

医生背着伤员，走在前边。小叮当给医生挎着药箱，同小呼啦在后边护送。两人把伤员送到后方医院后，又立即转回来，跑到区政府去报告刚才发生的事情。

这桩特务杀人夺枪案，一下子传遍了整个锦鸡圩和附近的机关、部队、村庄。经过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努力，不到二十四小时，案子就侦破了。原来，这个凶手，是“闽粤边剿匪总指挥部”属下的特务组织派到锦鸡圩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名特务，家在离锦鸡圩十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同区通讯员同村。特务头子曾对他和其他喽罗们许下诺言：杀死一名游击队员，赏光洋三百，夺枪一支，赏二百。同这个亡命之徒一起来的还有几个特务，也已经差不多同时在这锦鸡岭区落网了。

破案后第五天，在锦鸡圩中学面前的球场上，召开了宣判敌特分子的大会。那天，正好是圩日，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台前几排人，是部队的小战士、学校的学生和儿童团。会议首先由区里公安员揭发这个特务分子的罪行，以后便由

副区长李栋讲话。

“同志们，乡亲们！我讲一句话：大家要提高警惕！”李栋站前一步扯开嗓门，“大家应该看得清楚了：蒋介石搞什么‘引退’，那是反革命的欺骗。国民党吹嘘什么‘和平谈判’，那是反革命的欺骗。我们千万别上当！在闽粤赣边，那个‘剿总’的总指挥涂思宗去年在马头山吃了败仗，结果被撤了职；接他衣钵的俞英奇，现在也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但是他们还会作垂死挣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太平麻痹，就会吃亏的……”

“听大人的话，准没有错！”主席台旁边，那个手拿提包、戴眼镜的医生插了一句。他现在是负责大会的救护工作。

小叮当这时也和小呼啦坐在台下听，她几次都想为爸爸的讲话鼓掌。她觉得医生讲的这话多好啊，多自然啊，一点也不觉得罗嗦了，便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了。

这时李栋又继续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示我们：南方现时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它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同志们，乡亲们，敌人是不甘心我们完成这些任务的，所以，他们要加以破坏。对于这些特务分子，我们一定要狠狠地加以打击，决不留情！……”李栋伸出铁一般的拳头，在空中挥动着。

李栋讲完话，临时法庭的同志宣读了判决这个特务分子

以死刑的布告。

这时，台下的怒吼声象松涛般地在汹涌：

“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

“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接着，在高亢的喇叭声中，一支由十八个人组成的小鬼队伍，九个人手拿驳壳枪，九个人手持三八式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把敌特分子押赴刑场。

小呼啦一看，手脚痒起来了。小叮当提醒他：“快去吧，别忘了，下午二时，我们还要准时把文件送到主力团去呢。”小呼啦没办法，只得同小叮当迈开大步，朝住地方向跑去。

这时候，路旁的人在大声议论：

“一颗子弹送他上西天，太便宜他了！要是交给我，我就四两一块、四两一块把他的肉割下来！”

“董卓死后，人家在他肚脐上点火，足足点了三天三夜。把这个特务分子拿来煎油，大概可点三十天吧！”

“解放了，一切都变好了，大家都欢欢喜喜，他硬要来破坏！真是一样饭喂出百样人。”

“这就叫做阶级斗争呗，有什么奇怪的。”

……

听着，听着，小叮当忽然在手枪上一拍：“嘻，要是把他交给我处理该多好啊！”

“你敢？”小呼啦问道

“我要给我妈妈报仇！给所有的烈士报仇！”小叮当激动地说。

小呼啦一听，又想起了雄阿姨，他好象又看到她的清秀的脸庞，高高的鼻梁，又好象听到她那悦耳的歌声。这时，他别过脸去，望望小叮当，啊，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英雄同志吗？

从此以后，各部队、机关和其他单位，都加强了提高革命警惕的教育，采取了一些安全保卫措施。

那天，王伟平政委来看望“铁笔游击队”时，带来了一架照相机。他高兴地对大伙说：“这是战利品，让‘临时摄影师’给我们大家照几张相留念留念吧！”这临时摄影师是他的警卫员。

首先，他同“铁笔游击队”全体同志照了一次。他说：这一张应该写上三行字：

一手握钢枪，
一手拿铁笔，
将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他同小鬼通讯班同志合照。又同小呼啦、小叮当三人合照。

大家正要散开时，照相机又“咔嚓”一声响起来。“临时摄影师”说：“这是小呼啦和小叮当的合照。应该写上：‘小山鹰和小画眉’。”

王政委一听，夸奖说：“镜头抢得好，题目安得好。‘临时摄影师’可以提升为正式摄影师了！”

奋 勇 前 进

四月二十二日凌晨，天还没有亮，“铁笔游击队”住地人头攒动，灯火荧荧，人们在紧张地收报、译报、刻写、印刷、分发……喜气洋洋，热气腾腾。

这是一座两层楼房。楼下是一块空旷的场地。在二楼一个房间里，陈刚在念一份电讯，一个编辑同志左手移动直角三角尺，右手拿着自制的铁笔，“沙沙”地刻写《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陈刚一字一句地念，他一笔一划地刻，两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激动的神色。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在另一个房间里，小军在念一份特大喜讯，另一位编辑同志在用仿宋体刻写，还只刻了一半，油印组的同志就进来催促：“快点写，墨油已经调好，通讯班的小鬼双腿发痒了，等着送出去。”

“我比你还急！”编辑同志边刻写、边回答说。

“去吧，写好了，立即送到你手上。”小军叔叔笑嘻嘻地说。他念道：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攻中。

大军渡江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似的，一下子飞开了。现在，人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报纸或号外，但整个锦鸡圩和附近的农村已经沸腾起来了。

今天早上收电讯时，林红边收边嚷道：“三十万大军胜利渡过长江！”这句话，首先惊动了报务班，进而震动了全油印报社。通讯班的小鬼知道了，便纷纷起床先向附近单位作了“口头报道”，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现在只嫌油印太慢，要有机器可以印报就好了。

正在大家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楼下空旷地上响起了锣鼓声：“咚咚锵，咚咚锵！”有的同志继续埋头在工作，有的同志经不住锣鼓声的诱惑，放下工具，走到栏杆边看一会儿热闹。原来，这是那些从部队和机关单位跑来要传单的同志，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借了锣鼓，组织了“呐喊队”到附近人家去宣传了。

咚咚锵，咚咚锵！“解放军渡长江啦！”

咚咚锵，咚咚锵！“毛主席、朱总司令下命令向全国进军啦！”

呐喊声，山鸣谷应。

锣鼓声，动地震天。

这天中午，通讯班的小鬼分头出发送传单和报纸。不用说，小叮当又同班长小呼啦共一条路线。这回他们是到教导队的驻地——鸡冠山南面的一个村子去。这林子是一个挺新鲜、挺好玩的毛竹之乡。过去，他们只是听人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从来没有去过呢。

两个小鬼盘山过坳，穿林越谷，来到这个毛竹之乡正是夕阳西下时分，举眼一望，只见满山满岭的毛竹，在飒飒的凉风中，在金色的阳光下，万叶纷飞，苍翠欲滴。笔挺的竹子，婀娜多姿，幼嫩的春笋，蓬勃生长。

“妹妹，这不就是陈刚叔叔和林红阿姨几次讲到的竹子世界吗？你看，多漂亮呀！”小呼啦“啧啧”地称赞起来。

“啊，哥哥，真好玩。”小叮当高兴地附和说，“你看：竹寮子，竹床架，竹枕头，竹桌子，竹凳子，竹楼梯，竹栏杆……”

“还有，你看，这是什么？”他们二人进入一个大竹寮子，小呼啦指着竹桌子上的器皿说：“竹口盅，竹筷子，竹饭碗，竹牙膏筒，竹墨水瓶，竹烟嘴，竹烟灰缸……”

小叮当往寮子角落一指：“那又是竹做的玩艺：竹胡琴，竹笛子，竹响板，竹……数不清啦！”

两人正在为这琳琅满目的竹制品世界搞得眼花缭乱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前面。

“王政委！”两人同声喊道，又蹦又跳地迎了上去。

王伟平弯下腰，左右开弓地抚着两个小鬼的头：“嗨，是你们两个小山鹰啊？什么时候来的？又有什么好消息啦？……”

“大军渡江啦！”两人高兴地回答。

小叮当飞快地从挎包里掏出一叠传单送到王政委手里，连声说：“三十万，过江三十万呐。”

王政委惊喜地迅速地阅读渡江消息。小呼啦又送上一叠传单给他：“这是‘奋勇前进’的命令，是命令啊！”

“啊，太好啦！……”王政委兴奋地阅读着，赞叹着。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叫道：“值日员！”

“有！”一个胖墩墩的同志应道。

“快吹哨子集合！”王伟平命令说。